

官

禮記集說補正

十五之七

漢書門類			
八	二	六	八
九	五	二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八	二	漢
七	二	六	書
四	九	六	類
函	冊	號	
一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286
冊數	9 (5)
函號	274	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五

淺草文庫

納蘭 成德

郊特性

饗禘禴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故春禘而

秋嘗集說禴春祭宗廟也春禴夏殷之禮也周制則

四時之祭皆有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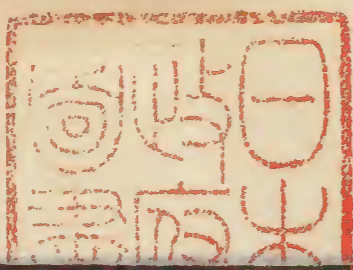
竊案周禮四時之祭春祠夏禴王制祭統則云春

禘夏禘此與祭義又云春禘說者讀春禘為祠讀

夏禘為禘讀春禘或為祠或為禴而疑為夏殷之

禮皆臆說也趙東山云禘非時祭之名漢儒見春

秋惟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



之夏祭此言足以斷千古之疑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
屢嘆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
貴人聲也集說燕禮則大門是寢門饗禮則大門是
廟門也

竊案大射禮主人納賓賓是己之臣子又無王事
之勞故賓入不奏肆夏賓入及廷公升即席乃奏
肆夏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廷奏肆夏注
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此云賓入大門
謂朝聘既畢受燕享之時燕則大門是寢門饗則
大門是廟門也此疏家約大射及燕禮解之其實

饗禮既亡而無所考據矣孔子燕居篇言入門而
金作則不止於肆夏言升歌則止於清廟言下管
則至於象此言入門而奏則止於肆夏言升歌則
不止於清廟言匏竹則不止於象何也長樂陳氏
謂燕居所言者大饗之禮此則兼燕禮言之是以
詳略不同亦未見的據又案歌者在上謂之升歌
匏竹在下謂之下管匏即竽笙之類竹即箎笛之
類以舜典考之堂上有琴瑟堂下有祝敔而此止
言歌與匏竹者蓋琴瑟所以和歌祝敔所以起樂
止樂故在上以歌爲主在下以匏竹爲主也集說
亦未分明

東帛加璧往德也集說君子比德於玉往德者言往
進此比德之玉於有德之人也

竊案孔氏謂玉以表德今將玉加於東帛或錦繡
黼黻之上是升往歸於德也謂主君有德而往歸
之此解往字稍明若集說之云則迂曲矣然愚意
往字當是旌字之譌蓋所以旌主君如玉之德也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
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集說諸侯不敢祖天子而
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魯襄十二年吳子壽夢
卒臨於周廟禮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耳大夫
不敢祖諸侯而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

記者以禮之正言之而又有它義者舊說謂天子之
子以上德為諸侯者得祀其所出故魯以周公之故
立文王廟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故公子
為大夫者亦得立宗廟於其采地故曰邑有宗廟先
君之主也其王子母弟雖無功德不得出封為諸侯
而食采畿內者亦得立祖王廟於采地故都宗人家
宗人掌祭祖王之廟也

竊案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王子出封為諸侯及食
采於畿內皆自為一國太祖不得立天子為祖廟
二代之後則得祭其祖父之為天子者若祀之郊
禹宋之郊禘祖帝乙是也太勛懿戚為諸侯而王

命之立天子之廟則立之如魯有周廟鄭祖厲王是也此事之變非禮之正大夫不敢祖諸侯故適子既繼世為君次子以下為大夫者悉不得稱先君而立廟於私家大傳所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子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是也若魯三家之祖桓公非矣彼邑有宗廟先君之主者或先君舊曾都此而後他徙或君命庶子立先君之廟於采邑如晉之曲沃齊之五都是也至周禮都家二宗人所掌不過王子弟公卿大夫都家祭祀之禮非有祖王之廟也鄭康成不免鑿空集說弗攷而輒本之舛矣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集說疏曰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

竊案三恪二王後有兩說一云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為三恪此據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及下車封夏殷之後也一云二王之前但存一代通二王為三恪存三恪者不過於三以通三正此據左傳封胡公以備三恪之語也梁崔靈恩云初說為長何者郊特牲云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又詩云二王之後來助祭又公

羊說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正以上皆無謂二王之後爲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通備三恪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者謂上同黃帝堯非下同夏殷爲三恪也通典唐天寶議曰案二王三恪經無正文崔靈恩據禮記陳武王之封遂以爲通存五代竊恐未安今據二代之後即謂之二王三代之後即謂之三恪且武王所封蓋以堯有則天之大人莫能名黃帝列序星辰正名百物自以功濟萬代師範百王故特封其後偶契三二之數非歷代通法故記云尊賢不過二代示政必由舊因取通已爲三也其二代之前第

三代者雖遠難師法豈得不錄其後故亦存之示敬其道而已因謂之三恪故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是知無五代也況歷代至今皆以三代爲三恪焉愚案通典所取與集說不同鄭注亦云二或爲三姑兩存之

鄉人禡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集說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即此事也舊說禡是強鬼之名鄉人驅逐此鬼孔子恐驚廟室之神故衣朝服立于廟之東階以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已而安也禮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竊案論語所記與此事非二則禡作儺爲是況攷

之鄭氏注陸氏釋文有一本作儺者何為不從而必以強鬼釋之又案葉氏曰儺有二名儺猶禳也以禦陰為義故文從難禳讀如陽禳猶禳也以抗陽為義故文從易鄭氏以為強鬼之名誤也此說亦通又案室神祖廟與五祀之神注但指廟室之神偏而未該

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集說生而懸弧於門左已有射道但未能耳今辭以疾而未能則亦與初生之未能相似故云懸弧之義竊案男子初生即懸弧于門左以示將有志於天地四方則射者男子所有事也士苟不能不可直

曰不能當辭以疾以始生即有懸弧之義故耳集說泥於注疏以初生未能相似解之未當

二日伐鼓何居集說居如字齊者不聽樂恐散其志慮也今三日之間乃二日擊鼓其義何所處乎怪之之辭

竊案何居即與檀弓何居同不可以居為居處之居故鄭氏云居讀為姬語之助也

牲用駢尚赤也集說無文

竊案周人尚赤牲用駢牧人所謂陽祀駢牲是也然大宗伯以蒼璧禮天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祀天之牲宜用青牛矣而此與牧人不然者蓋赤為

陽之盛色而蒼與青其類也故祀天之牲不必用
蒼亦從其盛者而已集說未辨及此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集說問郊之用辛日
何謂謂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是辛日自後用冬至
後辛日也

竊案此句有二說一謂對建寅祈穀之郊為始郊
始郊則用冬至或冬至月之辛日也一謂周人始
者郊祀之禮其日但以冬至不卜日也後乃卜用
辛日周之始不如此集說蓋用後說然亦當兼存
而互考之

卜郊集說曲禮言大饗不問卜既用冬至則有定日

此但云卜郊則非卜日矣下文言帝牛不吉亦或此
為卜牲歟不然則異代之禮也

竊案此卜郊非卜牲亦非異代之禮也乃周郊之
卜日爾蓋周之始郊本以日至因是日適逢辛後
王遂用辛以郊天但辛有上辛中辛下辛先以上
辛卜之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載在春
秋甚明魯禮之三卜即周禮大宰於祀大神示卜
日者也集說疑為卜牲過矣卜日吉而後郊故曰
卜郊卜牲緩於卜日不可云卜郊也或謂卜郊以
日至為主卜日至不吉乃轉卜三辛亦通

恒豆之蒞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

集說補正卷十五
產也其醢水物也〔集說〕醢人所掌是天子之禮此言諸侯之禮

竊案此節未見其必為諸侯禮而鄭氏以為非天子禮者以恒豆加豆所用水陸之品物不同於周禮醢人耳孔氏云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鸞茆菹麇鸞與此同其韭菹醢醢菁菹鹿鸞其韭菹菁菹非水物與此異也天子饋食之豆有葵菹羸醢豚拍魚醢與諸侯不同其天子加豆有芹菹兔醢深菹醢醢落菹鴈醢筍菹魚醢芹菹與深蒲及落菹等非陸產兔醢與醢醢非水物與此異諸侯菹悉用水物醢悉用陸產與天子不同故鄭知是諸

侯也然禮記之與周禮異者多矣烏知非異代之禮而必臆斷為諸侯之禮乎且下文皆是陳天子之禮不應前半說諸侯後半說天子以致首尾銜決愚實未之能信又案玉巖黃氏曰據注疏豆有天子諸侯之別然禮器上公十有六則有朝事饋食而無加豆也諸侯十有二則朝踐去茅菹麋鸞饋食去豚拍魚醢也與此又不同恐當以禮器為是若如此章所云則公侯於朝事饋食所不得用者多矣故此章宜為疑經

莞簟之安而蒲越橐鞞之尚明之也〔集說〕明之昭其禮之異也

竊案鄭注蒲越藁鞞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其義當矣今必易為昭其禮之異何耶方氏又以絜着釋之謂若玄酒明水之類莫非明之於蒲越藁鞞言之者以其無餘義故也亦未安

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集說無文

竊案周禮司尊彝六彝之次虎彝雌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注黃彝黃目也此言黃目為上尊孔疏云謂祭祀時列之最在諸彝之上是也蓋周禮所陳以春夏秋冬所用之次言之故黃彝在下以冬所用也此章所陳以祭時所列之次言之故黃彝在上以其義之大也凡行祭六彝皆設此章襍陳

祭儀不可分郊廟已上玉巖黃氏說最為明著孔氏又云案明堂位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是周所造也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鳥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於諸侯為上愚案此本汎言疏以為諸侯恐非是又案吳氏謂黃彝乃六彝之最下者而在六尊之上者陸氏云尊先大彝先小勝鄭注於諸侯為上之說

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集說冠禮三加先加緇布冠是大古齊時之冠也緇布為之不用笄用頰以圍髮際而結於項中因綴之以固冠耳竊案鄭氏注儀禮謂緇布缺項者缺讀如有頰者

弁之頰緇布冠無笄者着頰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故集說本之然毛氏傳詩以頰為笄貌許氏說文以頰為舉頭貌則頰非缺項矣陳用之云鄭氏說缺項之制蓋有所傳讀缺項為頰無所經見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集說委貌章甫母追皆緇布冠但三代之易名不同而其形制亦應異耳委貌即玄冠舊說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母發聲之詞追猶推也以其形名之此一條是論三加始加之冠

竊案此皆鄭義又案白虎通云夏十二月為正其

飾最大故曰母追母追言其追大也商十二月為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尚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周十一月為正萬物萌小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委曲有貌也觀此則三代之冠異制矣又案漢輿服志云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厭所謂夏之母追商之章甫者也委貌以阜緇為之觀此則三代之冠同制矣陳用之云禮文殘缺其制度名義莫究其詳禮圖謂母追有覆杯之狀於義或然鄭司農釋周禮言夏后氏之牟追蓋古者牟母通用也內則有敦牟卮匱而牟乃食器則覆杯之說蓋有所傳也

又云儒行謂孔子冠章甫之冠莊子謂孔子冠枝木之冠蓋枝木之冠即章甫也枝木其邸也古者喪冠厭而無邸言冠邸而不厭章甫之邸枝木猶皮弁之邸象歟又云論語孔子羔裘玄冠不以弔左傳劉定公謂趙孟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國語晉侯端委以入武宮董安于端委以隨宰人蓋端衣委貌士以為祭服大夫士以為朝服私朝服之天子至士亦以為齊服故劉定公晉侯董安于皆得以服之范文子以杖擊其子折委笄士冠禮緇布冠有纓無笄則委貌與緇布異矣愚案記言緇布冠冠而敝之是始加

暫用以存古自後便不復用今玄冠端委見於春秋士大夫者如此則二冠不同可知集說謂毋追章甫委貌皆緇布冠未審是否賈氏云庶人雖服委貌而儉者服緇布其言為允孔子所謂冠而敝之僅敝綏亦未可知但與玉藻所言又不合耳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集說以官爵人必隨其德之大小以為降殺也死必有謚今日之變禮也殷以前大夫以上乃為爵死則有謚周制雖爵及命士死不謚也

竊案此明諸侯有冠禮大夫無冠禮之義蓋諸侯

繼世以立所以象賢故有冠禮大夫以官爵之而不繼世爲其德之殺也故無冠禮今說隨其德之大小以爲降殺非是又謚法始於周公殷以前無之此所謂古蓋指周初今指作記之時春秋以後無論有爵無爵死則皆謚如莊公之誅縣賁父是也若周之盛時必爵命爲大夫然後得請謚於君而君命之謚非若後世之濫集說本注疏謂殷以前大夫乃爲爵死則有謚亦非是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集說牲未殺則未有臭味故云臭味未成

竊案鄭孔諸儒往往以臭味單指殺牲說以下文

有出迎牲之語耳然臭與味不同臭主鼻味主口方氏云臭未成以其未用鬯故也味未成以其未殺牲故也兼說爲長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旣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旣奠然後炳蕭合羶薌○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集說周人尚氣臭而祭必先求諸陰故牲之未殺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以鬯之有芳氣也故曰灌用鬯臭又擣鬱金香草之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以臭而求諸陰其臭下達於淵泉矣灌之禮以圭璋爲瓚之柄用玉之氣

亦是尚臭也灌後乃迎牲是欲先致氣於陰以求神故云致陰氣也蕭香蒿也取此蒿及牲之脂膏合黍稷而燒之使其氣旁達於牆屋之間是以臭而求諸陽也此是周人先求諸陽之禮

竊案記云周人先求諸陰集說乃云先求諸陽何相背戾如此況灌鬯炳蕭一先一後昭然甚明乎又案吳臨川云鬱合鬯臭蕭合黍稷臭皆當臭字絕句鄭以臭字屬下句者非

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薌集說既奠謂薦熟之時蓋堂上事尸禮畢延尸於戶內而薦之熟祝先酌酒奠於銅甗之南而尸猶未入蕭脂麥食之燒正此時也馨

香即黍稷也既奠以下是明上文炳蕭之時非再炳也

竊案此本注疏然既奠之奠乃夫人奠盎之奠在朝事時而誤引特牲士禮祝酌奠於銅南之奠以釋之陳氏曰君灌以圭夫人灌以璋君迎牲夫人奠筭言既灌然後迎牲既奠然後炳蕭是迎牲奠盎皆在既灌之後而炳蕭又在既奠之後灌求神之始也而炳蕭次之迎牲奠盎事神之始也而獻薦次之求諸陰而事之猶以為未足又求諸陽焉羶腓膋之氣薌黍稷之氣也祭義設燔燎羶薌見以蕭光在朝事之節而朝事之初有迎牲奠盎之

禮祭義郊特牲之文雖異其事一也蓋迎牲而刲之則血毛告於室以示其幽全腍膾炳於堂以達其臭氣而羨定之所詔又在其後不然不足謂之尚臭鄭以祭義所言爲朝事之炳蕭以郊特牲所言爲饋食之炳蕭非矣吳臨川亦有取於陳說直祭祝於主索祭祀于禘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禘尚曰求諸遠者與集說索求也求索其神靈而祭之則祝官行祭於禘也禘有二一是正祭時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而祭之詩云祝祭于禘此則與祭同日一是明日繹祭祭於廟門之外也

竊案孔疏據詩楚茨祝祭於禘及禮禘之於東方云然朱子集傳亦從之近朱汝礪氏則謂只有正祭之禘無繹祭之禘蓋禘者正祭日求神於門內之禮繹者祭明日事尸於門堂之禮也鄭康成以爲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禘於廟門外之西堂繹又於其堂失之矣其釋郊特牲則言索祭謂之禘者以於繹祭名也禘本索祭而反以繹祭稱名於今日之正祭假以明日繹祭禘名彌失之矣唐孔氏疑禘有二一是正祭求神之禘二是明日繹祭之禘宋嚴粲說楚茨亦以爲正祭之禘在廟門內若繹祭之禘在廟門外此皆委曲以徇鄭之失而

不知繹之無取於求神但主於接尸義不得稱祊也其言甚辨而確亦有以爲陳字亦未始不可通方氏云尸陳也集說尸神像當爲主之義今以訓陳記者誤耳

竊案此用鄭氏說然陳字亦未始不可通方氏云尸神像神隱而尸陳故曰尸陳也

舉竿角詔妥尸集說尸始即席舉竿角之時祝告主人拜尸以妥安其坐竊案孔氏云竿角爵也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於劍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尸始即席舉竿角之時未敢自安祝告主人拜尸使尸安坐是詔

妥尸也集說取之而刪其半似無可疑然孔疏之誤不可不辨陸氏曰凡祭祀灌獻用竿齊用醴酒用爵然則舉竿角詔妥尸當灌獻之節妥尸蓋在初入即席之時宜在裸前先儒謂在饋食時此讀儀禮之誤也蓋少牢特牲無朝踐饋獻故妥尸在酌尸前若祭自裸始尸即席久矣不應至饋食始詔安尸

汁獻莎沉於醴酒集說謂摩挲秬鬯及鬱金之汁也秬鬯中有煮鬱又和以盞齊摩挲而沛之出其香汁故云汁獻沉於醴酒也

竊案鄭注獻讀當爲莎齊語聲之誤也集說因之

然周禮有鬱齊獻酌即此汁獻沉於醖酒也不必
改字方氏云其煮鬱金汁和之故曰汁以獻之而
不縮故曰獻汁言其物獻言其事也鬱齊用灌亦
曰獻者以居九獻之首故通謂之獻祭統曰獻之
屬莫重於裸

有由辟焉集說由用也辟讀爲弭如周禮所謂弭災
兵遠罪疾之類由弭者用此以消弭之也

竊案弭災兵遠罪疾見於周禮小祝然必改字而
後通非記者本義也不若方陸二家讀如字爲安
方氏云慮彼之有來也故有辟以去之若月令之
磔攘開冰而用挑弧棘矢以辟去不祥之類是也

於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體或有因而用之也陸
氏云有祭而由之有祭而辟之由若祭門之類辟
若祭厲之類二說雖又自不同然較鄭氏改字爲
優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五

容有異駭人視聽則於男女之別無預先儒謂嫌有隱使也蓋常事以言語處分是顯使人奸私恐人知聞不以言語但嘯指諷之而已故曰隱使如齊莊公命棠姜拊楹而歌之類

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集說雖放逐其子出弃其婦而不表明其失禮之罪示終不絕之也

竊案明言其惡之謂表接遇以恩之謂禮子婦既不可教怒而至於放出所以處之者固不忍明言其惡而表之亦不接遇以恩而禮之不表所以全我仁不禮所以致其義集說謂不表明其失禮之罪是不表失禮非不表禮矣雖先儒舊說皆爾然

終不免強解也

舅沒則姑老集說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

竊案此注本無可疑但所謂老當有証據然後讀者易明否則似老而傳之老矣吳氏云老與孟子堯老而舜攝左傳吾將老焉桓公立乃老之老同謂謝事也

舅姑使冢婦母怠不友無禮於介婦集說石梁王氏曰友謂當作敢者是劉氏曰不友者不愛也無禮者不敬也言舅姑以事命冢婦則冢婦當自任其勞不可怠於勞而怨介婦不助已遂不愛敬之也

竊案母怠不友無禮於介婦王氏則讀母怠句絕

而以友作敢劉氏則以母字統急與不友無禮三者二說劉氏近是然謂怨介婦不助已遂不愛敬之非也項氏云言舅姑若任使冢婦冢婦母得以尊自怠而凌辱衆婦令其代已也不友謂煩虐之無禮謂麾叱之蓋娣姒猶兄弟不善待之亦可謂之不友矣

母敢敵耦於冢婦集說敵耦者欲求分任均勞之意言舅姑若以事使介婦爲之則介婦亦當自任其勞不可謂已與冢婦爲敵耦欲求均配其勞也

竊案兩相抗爲敵兩相合爲耦言舅姑若使介婦介婦不得恃舅姑之命而傲冢婦故曰母敢敵耦

下文不敢並行並命並坐正其目也記無分任均勞之意○又案鄭注雖有勤勞不敢掉磬孔疏庾氏云齊人謂之差訐崔氏云北海謂相激之事爲掉磬隱義云齊人謂相絞訐爲掉磬愚謂注疏以掉磬釋敵耦恐亦非是

不敢並命集說不敢並受命於尊者不敢並出命於卑者蓋介婦當請命於冢婦也

竊案命謂出命以使人凡事宜請命於冢婦不可以舅姑命我遂與冢婦敵耦而並命也集說謂不敢出命於卑者是矣又曰不敢並受命於尊者非也

無私畜集說畜許六反

竊案釋文畜許六反又勅六反是畜牲畜藏初無定解今集說定著為許六反則正謂所養六畜矣意欲與上文私貨分別然所舉反狹不如作勅六反者之較廣也下文私親所賜亦必獻諸舅姑舅姑不受亦必藏以待乏其無私畜可知也今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句賜而后與之集說故即前者所獻之物而舅姑不受者雖藏於私室今必請於尊者既許然後取以與之也竊案上文婦以物獻舅姑舅姑不受如再受賜而藏以待乏是以謂之故賜謂舅姑前日所賜也今

以故字句絕非矣自鄭氏以下諸儒亦無如此讀者

夫婦皆齊而宗敬焉集說謂齋戒而往助祭事以致宗廟之敬也

竊案宗敬如詩君之宗之之宗謂宗之而敬事焉故孔疏云大宗將祭之時小宗夫婦皆齋戒以助祭於大宗而加敬集說云致宗廟之敬非矣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稭稹集說飯之品有黃黍稷稻白粱白黍黃粱凡六其穀熟而獲之則曰稭生獲之曰稹此諸侯之飯天子又有麥與苽

竊案此本注疏未為大失然天子六飯諸侯四飯

降殺以兩案玉藻諸侯朔食四簋唯有黍稷稻粱
無所謂白黍黃粱則知此言黍稷別有白黃二色
食時或用黃或用白耳以此例之則下文稽糲者
亦言稷稻各有稽糲二種也集說並數之為六與
天子混而無別矣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或以醴為醴
黍醴漿水醴濫集說醴梅漿也濫襍糲飯之屬和水
也

竊案周禮酒正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
漿四曰醴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醴凡
有十飲說者謂重醴至以醴為醴十九字即周官

三醴六飲之一也黍醴即周官六醴六飲之二也
漿即周官二漿六飲之三也水周官一水六飲之
四也醴即周官五醫六飲之五也濫即周官四涼
六飲之六也或又謂醴與醫非一物未審孰是鄭
氏謂紀莒之間名諸為濫故釋濫為以諸和水孔
氏謂諸者衆襍之詞以諸雜糲飯之屬和水也釋
文云以諸乾桃乾梅皆曰諸今集說去以諸二字
但云襍糲飯之屬則濫字無所根據

羞糲餠粉醴集說周禮羞籩之實糲餠粉糲此醴字
當讀為糲記者誤耳許慎云糲稻餅也炊米擣之粉
糲以豆為粉糲糲上也糲炒乾米麥也擣之以為餠

蓋先屑爲粉然後漉之餌之言堅潔若玉珥也養之言粢也

竊案經傳文字豈能一一相同鄭氏因周禮有糗餌粉養遂改醢爲養而集說本之然如字又何嘗不通也陸氏云糗餌籩人所謂糗餌言糗餌則養可知粉醢醢人所謂醢食言粉醢則糝可知頗爲徑直

濡豚集說濡讀爲胹烹煮之也

竊案左傳宰夫胹熊蹯不熟則胹固有烹煮之義然不可以釋此濡字也濡與乾爲對猶曲禮所謂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也故注云凡濡謂烹之以

汁和也疏謂烹煮以其汁調和今不言汁和但云烹煮而改濡爲胹非矣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集說酸苦辛鹹木火金水之所屬多其時味以養氣也四時皆以滑甘象土之寄歟

竊案依經方春不食酸夏不食苦秋不食辛冬不食鹹四時各減其味與內則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不同而集說無文以辨之孔氏云經方所謂時氣壯者減其時味以殺盛氣此所云食以養人恐氣虛羸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劉氏云經方之減者以少壯言此以養老而補病扶衰故欲

其飲食參配四時長養五藏之氣以助於五行也
二說頗明著黃氏又云春多酸收發散也夏多苦
堅解緩也秋多辛發收斂也冬多鹹煖堅栗也四
味一多恐其不通滑所以養其竅慮其不和甘所
以養其脾此說不主多時味以養氣與集說異且
集說但釋甘字而滑字惟此能兼明之

春宜羔豚膳膏薺夏宜牀鱠膳膏臊秋宜犢麋膳膏
腥冬宜鮮羽膳膏羶集說舊說此膳所宜以五行衰
王相參及方氏燥濕遲疾強弱之說今皆略之

竊案此周禮食醫之文記者載之於此論調和飲
食之法而集說不推本於周禮非是且膳羞所宜

先王制禮自有深意諸儒解經亦有是非豈得一
槩略去今特采以補闕鄭氏云此八物四時肥美
也爲其大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孔氏云此
記庖人論四時煎和膳食之宜以王相休廢相參
其味乃善春宜羔豚膳膏薺者春爲木王牛中央
土畜春東方木木尅土木盛則土休廢故用牛膏
也夏宜牀鱠膳膏臊者火屬西方金夏南方火火
尅金火盛則金休廢故用火膏也秋宜犢麋膳膏
腥者鷄屬東方木秋西方金金尅木金盛則木休
廢故用鷄膏也冬宜鮮羽膳膏羶者羊屬南方火
冬水王水尅火水盛則火休廢故用羊膏也周禮

文與此同鄭彼注云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麋物成而克牯鱸燻熟而乾魚雁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為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膳之義與此同劉氏云此四膏皆謂四時之所宜食或謂取休廢之膏以抑其盛非也先王日一舉膳用六牲不特其脂膏制於牯鱸然後為養直煎和之味各有所宜爾豈有休廢哉方氏云春木用事脾土有所不勝故以牛薌之土氣助養脾夏火用事肺金有所不勝故以犬臊之金氣助養肺秋金用事肝木有所不勝故以鷄腥之木氣助養肝冬水用事心火有所不勝故以羊羶之火氣

助養心也愚案諸儒之說不同然飲食主於養人或節其太過或補其不足俱所以善其養也鄭孔劉方諸家並宜參考

冬宜鮮羽集說羽雁也

竊案以羽為雁此本注疏蓋謂羽族既多而冬來可食唯雁故耳然鳧雉鶉雀之類冬皆可食不止於雁故王氏曰羽物皆是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麇脯鹿田豕麇皆有軒雉兔皆有芼爵鷄蜩范芝栲菱椹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集說芝如今木耳之類栲韻會注云江淮呼小栗為栲栗又引鄭注云自牛脩至此三十一

物

竊案鄭云三十一物者牛脩一也鹿脯二也田豕
 脯三也麋脯四也麋脯五也麋軒六也鹿軒七也
 田豕軒八也麋軒九也雉芼十也兔芼十一也爵
 十二也鷄十三也鯛十四也范十五也芝栲十六
 也菱十七也棋十八也棗十九也栗二十也榛二
 十一也栲二十二也瓜二十三也桃二十四也李
 二十五也梅二十六也杏二十七也楂二十八也
 梨二十九也薑三十也桂三十一也集說既以芝
 栲為二物後仍舊注云三十一物疎矣豈以楂梨
 為一物歟不知楂自山查梨自梨實二物也又案

木上生芝故曰芝栲如今樹鷄之類庾蔚云無葉
 而生者曰芝栲盧氏云芝木芝也王肅云無花而
 實者名栲皆芝屬則芝栲是一物自賀氏以芝為
 木椹栲為軟棗於是集說又有木耳栲栗之解未
 敢信為必然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哉庶人者
 老不徒食集說因上文言人君燕食之物而言大夫
 燕食士不貳羹哉亦謂燕食也不徒食言必有饌疏
 曰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
 無等

竊案集說燕食為燕享之食本之注疏及方氏然

集言補正卷十一
九
不如黃氏謂燕居之食者較確其說曰脯膾是食之珍而位至大夫燕居常食不得兼之羹哉為食之本而士之燕居常食亦不得兼之降及庶人唯者老乃不徒食徒者空也謂七十者無故可食肉矣倘庶人無故可食肉則有位者豈稱肉食哉愚案羹食自諸侯以下無等者蓋獨指羹食一事而言以其為食之主也故無等差其餘則有等也安得以羹食無等為燕居之食遂謂燕居有等為燕饗之食乎

三牲用藪集說藪菜萁也

竊案鄭注藪煎菜萁也不但以菜萁釋藪而必曰

煎則有人工作之矣猶秋用芥以芥醬釋之也故孔氏引賀氏說申之曰今蜀郡作之九月九日取菜萁折其枝連其實廣長四五寸一升實可和十升膏名之藪集說既從舊注以芥為芥醬矣於菜萁獨去煎字何也

不食雛鶩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鶩去醜集說雛鶩伏乳者魚體中有骨如篆乙之形去之為鰾人也醜竅也或云頸下有骨能毒人

竊案此多本鄭注然未備未當諸儒之說不可不參陸氏云雛鶩鶩之雛者鶩固善矣然猶不食雛

者它物可知狼之腸直去腸蓋以此狗去腎以其
 熱歟俗云凡腎豕不如羊羊不如狗今狸脊上一
 道如界兔尻有九孔豕俯聚精在腦醫方云豕腦
 食之昏人精神方氏云狐死正丘首天性然也人
 殺而取之則殺氣聚乎首故狐去首爾雅云魚腸
 謂之乙謂其形屈如乙字之形也魚之餒必自腸
 始故魚去乙蓋物之美莫如鱉其肉為美其竅為
 醜故鱉去醜吳氏云凡所去蓋為有害於人解者
 推求其故各以己意臆度豈其然乎雛鱉去乙後
 說較鄭注近是

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

閣三士於坫一集說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
 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
 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廚宜稍近故於房
 中惟一房而五閣也大夫卑而無嫌故亦於夾室而
 三閣士卑不得為閣但於室中為土坫以度食
 竊案先王於飲食之節尊卑之辨其嚴如此此每
 謹於微之意然本文止云大夫於閣三則止是大
 夫三閣也疏謂大夫亦於夾室果何據歟且諸侯
 不得有夾室而大夫反有之無等甚矣故陸氏云
 大夫言於閣三即蒙上房中可知吳氏因而推之
 曰士言於坫一疑亦在房中或北堂之角也疏謂

於室中爲土玷恐非是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集說樂其心喻父母於道也不違其志能養志也飲食忠養以上是終父母之身愛所愛敬所敬則終孝子之身也

竊案樂其心者心無所事則樂之而不使其憂非喻親於道之謂孝子之身終以上曾子之言終身也者以下記者恐人不解故申明之非有終父母

之身終孝子之身之異也

有善則記之爲惇史集說方氏曰五帝之憲也而老者未常無言要之以德爲主耳故曰有善則記之蓋可記者言故也

竊案有善之善蓋指老者之德行而言非謂記其善言也故孔疏云老人有善德行則記錄之使衆人法則爲惇厚之史集說以爲可記者言謬矣若徒記善言何以爲惇史

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集說於乞言之際其禮微略不誠切以求之故云微其禮

竊案乞言所以亦微其禮者尊老之至不敢急迫

集說補正卷一
十三
須從容款曲伺間乘暇然後問之與五帝不乞言
雖殊其乞言之禮亦微而不顯露也孔疏甚明集
說誤矣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集說無解

竊案鄭注衰老無嫌孔疏夫婦唯至七十同處居
藏無所間別以其衰老無所嫌疑故也夫七十則
婦六十以下若夫雖七十婦唯六十以下則猶間
居詩傳云男女不六十不間居據婦人言之若其
宗子雖七十無妻猶得更娶故曾子問宗子雖七
十無無主婦是必須有主婦也據注疏則同藏為
同居室集說無解想同之矣唯吳氏謂上文不敢

藏於夫之篋笥蓋謂年未七十者則此同藏謂藏
於夫之篋笥二說未審孰是然以妾年未得五十
必與五日之御推之其指居室無疑

擇於諸母與可者集說可者謂雖非衆妾之列或侍
御之屬可為子師者也

竊案侍御之屬本之鄭注似無可疑朱子儀禮通
解又引古本可作阿謂阿保之屬也

咳而名之集說說文咳小兒笑聲謂作咳聲笑容以
示慈愛而名之也

竊案咳字有三說孔疏謂父以手承子之咳而名
之陸氏謂咳始垂之時咳而名之待之若有識焉

此集說爲三也愚案咳即前不敢嚏咳之咳音苦
愛反非戶才反也河間曰有聲無痰曰咳咳而名
之謂先咳嗽而後名之也非作笑容之謂亦非承
子之咳之謂也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集說隱疾二字
無解

竊案鄭孔皆謂體中幽隱之處疾病其義甚明然
疾而非隱可爲名乎杜氏左注云隱痛疾患辟不
祥也此說爲該○案鄭內則注諱衣中之疾難爲
醫也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
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集說注讀
旬爲均謂適子妾子有同時生者雖是先生者先見
後生者後見然皆在夫未與婦禮食之前故曰均而
見也應氏曰子固以禮見於父父則欲時時見之又
不可瀆故每旬而一見之若庶人則簡略易通故不
必以旬而見今詳二說俱可疑闕之可也疏曰天子
諸侯之禮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急於正也
禮食之後乃見適子緩於庶耳

竊案集說前一條本注疏後一條本陸氏然不如
朱子之說爲當朱子曰疑鄭說失之旬如字謂十
日也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承記大夫禮而又

別其冢適庶子之異同冢子之禮仍與前同惟適子庶子為異耳

惇行孝弟集說孝弟百行之本故先務惇行於孝弟而後博文也

竊案此本夫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然惇行二字未明方氏云教讓於八年學幼儀於十年則孝弟之道固已知之及成人然後惇而行之以期於熟焉其論當矣

姆教婉婉聽從集說婉謂言語婉為容貌司馬公云柔順貌

竊案孔氏云案周禮九嬪注婦德貞順婦言辭令

婦容婉婉婦功絲枲則婉婉為婦容鄭以婉為婦言婉為婦容聽從為婦順執麻枲以下為婦功以此備其四德此二說自相矛盾宜以九嬪注為定蓋記言愉色婉容婉非言也且上有男唯女俞則婦言已備矣

納酒漿籩豆菹醢集說無解

竊案此解有二集說不言應從注疏矣孔疏云謂於祭祀之時觀看須於廟外納此酒漿籩豆菹醢之等置之神座一納之文包此六事言之吳氏則云籩豆菹醢者籩豆其菹醢謂以菹醢實之於籩豆也然菹醢實於豆者爾實於籩者有脯脩等物

不言者文從省也納其酒漿籩豆其菹醢各有司
之者使女子觀之至行禮之時則相長者而助其
奠於神位之前也二說吳氏為先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六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六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六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六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六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六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六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六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六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六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六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七

納蘭 成德

玉藻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集說朝日春分之禮也疏
曰知端當為冕者皮弁尊次則諸侯之朝服又其次
玄端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
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
於視朝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玄端為冕謂玄冕也
是冕服之下者

竊案鄭注以記文端字為誤而改從冕孔疏因而
申之且云日月為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尚質

愚謂記文固非鄭孔亦非也案國語云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孔晁云大采謂衮冕少采謂黼衣韋昭從鄭以大采為玄冕於少采則無以言之矣周家朝日王摺大圭執鎮圭而圭之藻藉有五采五就乘龍載大旂而旂之象有日月交龍其壇曰王宮其燎則實柴其牲幣則尚赤其樂則黃鍾大呂雲門禮與祀天神上帝者大槩同矣服不以衮冕而以祀羣小祀之玄冕豈所謂稱也故馬氏以記稱玄端朝日蓋非周禮集說輕信注疏殊非缺疑之義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太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醢集說疏曰皮弁服天子常日視朝之服也諸臣同此服日中而餽謂日中所食乃朝食之餘也奏作樂也日常日也朔月月朔也上水以水為上也

竊案孔疏引趙商問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則三牲備案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禮數不同鄭謂禮記後人所集與周禮或合或否當以經為正周禮六飲此五飲亦非周法也此辨同異甚明集說失於引用特為補之又案山陰陸氏云周禮王日一舉鼎十有二而此云日少牢朔月太牢則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用少牢與朔

月月半然後三牲備耳禮君無故不殺牛王雖尊不應日殺然則鼎十有二不必皆太牢楚語云天子舉以太牢舉蓋謂朔月月半以盛者言也此說又能合異爲同存之以備攷案以舉爲朔望之盛饌此國語韋昭注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集說無解

竊案孔疏左陽陽主動故左史記動作之事右陰陰主靜故右史主言語之事周有內史外史大史小史御史而無左史右史之名案周禮太史抱天時又左傳太史書崔杼弑其君是記動作之事則太史爲左史也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

則策命之左傳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言語之事則內史爲右史也太史記行內史記言是正法若其有缺則交相攝代洛誥史逸命周公史逸成王太史也襄三十年鄭使太史命伯石爲卿皆太史主爵命以內史缺故也若太史有缺則內史亦攝之春秋之時特置左右內史故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藝文志及六藝論云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與此正反於傳記不合其義非也馬氏云動見於容貌爲陽故左史書之言發於聲爲陰故右史書之大胥春合舞秋合聲意亦如此此二說甚明可補集說

之缺

御瞽幾聲之上下集說幾察也察樂聲之高下以知政今之得失也

竊案注疏以上下為憂樂政和則樂聲樂政酷則樂聲哀瞽人審音以之侍側察樂聲上下哀樂防君之失此集說所本也馬氏謂政有治忽故民有憂樂民有憂樂故聲有上下上下雖殊而憂樂之聲均有焉哀心感者聲噍以殺憂聲之下者也怒聲感者聲粗以厲憂聲之上者也愛心感者聲和以柔樂聲之下者也喜心感者聲發以散樂聲之上者也有瞽以幾聲則下無匿情又與注疏不同

矣然注疏以上為美下為惡馬氏以上下兼有美惡俱是臆見不若長樂陳氏說為得也其說云樂以中聲為本古者神瞽考中聲以作樂典同言高聲硯下聲肆正聲緩中聲者非高而硯下而肆一適於正緩而已御於君所之瞽其察樂聲以中聲為量齊音傲僻驕志則聲失之高而上宋音燕女溺志則聲失之卑而下不上不下則中有瞽以幾聲則人主無流湎之心矣此言頗有証據可訂集說之訛

食無樂集說無解

竊案年不順成則天子食無樂即大司徒荒政蕃

樂大司樂大凶弛縣之意皆憂以天下故也然食雖無樂飲酒則有樂矣曲禮曰歲凶非飲酒不樂此亦集說所漏也

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集說踐音翦祭禮有射牲之文此言弗身踐亦謂尋嘗也

竊案鄭注踐當為翦聲之誤也翦猶殺也孔疏云此謂尋常若祭祀之事則身自為之故楚語云禘郊之事天子自射其牲又剗羊擊豕是也此集說所取也第記云凡有血氣之類則螻蟻皆是不必指牛羊豕矣踐讀如字猶所謂不履生蟲啓蟄不殺也陸氏又云弗身踐者吾能弗踐而已不能

禁人之亦弗踐也解身字太拘

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集說輝光皆言德容發越之盛光則又盛於輝矣

竊案此注疏舊說吳氏則謂輝如乃昧爽之際晨光猶熹微也有光乃質明之時晨光已顯著也此從小雅庭燎有輝庭燎有光得之姑存別解

天子搢珽集說珽亦笏也即玉人所謂大圭長三尺者是也以其珽然無所詘故謂之珽

竊案珽非大圭大圭長三尺此長六寸大圭杼上終葵首讓於天日讓於先王也珽挺然而已無所屈焉蓋王執鎮圭搢大圭以祀天以朝日以享先

王執冒摺珽以朝羣臣以見諸侯先儒合珽大圭
爲一蓋惑於摺大圭摺珽之文已上陸氏馬氏辨
之甚明集說猶仍注疏之誤

登席不由前爲躡席集說竊意此經八字當作一句
而爲字平聲蓋行禮之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固
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須由
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躡席矣

竊案有此兩解注疏謂登席由下不由前由前則
爲躡席爲此之故禮不由前如鄉飲酒禮賓升席
自西方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皆由下升此爲字
作去聲讀者一也集說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

固可由下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須
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躡席此爲字
作平聲讀者二也先儒多從注疏以其有明証也
集說所云恐未足據

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集說引王氏云食則豆去席
尺讀書則與豆齊亦去席尺是齊豆去席尺

竊案此有三說注疏謂非飲食及講問時而徒坐
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示無所求於前不忌謙
也讀書聲則當聞長者食爲其汙席坐則近前與
席畔齊以設豆去席尺不得不前坐就豆也又引
或說讀書聲當聞尊者故人頭臨前一尺食爲汙

席人頭臨豆與豆齊故云齊豆其豆經一尺與去
席尺亦一也合集說爲三說愚謂皆不甚通鄭孔
以齊字句絕而以豆去席尺申釋上句似單爲食
而言於讀書不屬矣或說雖以齊豆改舊讀而其
病亦然王說又似祇爲讀書矣凡三說所以舛者
皆由分讀書與食爲兩事耳今案讀書食與上徒
坐相反徒坐謂非飲食坐則謙不敢近前而不盡
席尺曲禮所謂虛坐盡後是也讀書食謂因讀書
而食則坐近席畔人頭臨前一尺與豆相齊曲禮
所云食坐盡前是也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
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
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集

說無解

竊案燕禮臣先受爵而後拜此先再拜稽首而後
受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此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燕
禮爵無算此禮止三爵故孔氏云此謂朝夕侍君
得爵者非大享之飲左傳云臣侍君燕過三爵非
禮也蓋謂侍君小燕耳集說略不一辨何也

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集說
此言縞冠素紕而綏之垂者長五寸蓋以其惰游失
業之士使之服此以恥之耳不齒即王制所謂不帥

教而屏棄之者使之玄冠縞武亦以恥辱之
竊案集說二節俱言恥辱之而不較其輕重猶為
缺漏陳氏曰惰游之責輕於不齒縞冠素紕垂綏
五寸重於玄冠縞武惰游之辱則重不齒之辱則
輕何也蓋惰游者一時之過不齒之辱不特一時
而已苟變惰游以趨職事則縞冠垂綏棄之可也
若夫玄冠縞武或服之終身或服之三年先王豈
忍重其辱於悠久哉然則以重馭暫義也以輕馭
久仁也義故民畏其威仁故民懷其德夫如是民
孰不勵業而遷善哉其說殊有分曉
大帛不綏
集說大帛冠之白者凶服去飾故不綏

竊案左傳衛文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白繒冠也雜
記大白冠不綏謂白布冠也此大帛不綏應同左
傳鄭注謂帛當為白聲之誤也孔疏遂援雜記以
實之集說略不分明槩曰冠之白者何與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袞玄緇衣
以裼之麕裘青豸褰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
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
集說引鄭氏曰凡裼衣象裘
色
竊案衣裘之色雖以相稱為貴然不必一色故狐
青裘加以玄緇衣白麕裘加以蒼黃之絞衣玄緇
衣之類尚不必一色則其外又可知也故冕服雖

玄衣不害其加於狐白裘狐青裘之上皮弁雖白
布衣亦不害其加於黑羔裘之上其衣裳同色者
惟素錦以裼狐白黃衣以裼狐裘耳集說引鄭氏
衣象裘色之云得半而失半矣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集說犬羊之裘庶人
所服裘與人俱賤故不裼以為飾也

竊案不文飾也不裼所該甚廣如聘禮使臣行聘
之時主於敬不主於文故襲裘是不文飾之事不
裼裘也至行享之時主於文故裼裘下文弔則襲
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亦是此義集說謂犬
羊裘裘與人俱賤故不裼以為飾似以不文飾句

釋上句矣案方氏云犬羊之裘庶人之服庶人之
容焦焦而無文故不裼故繼言不文飾也不裼集
說之誤蓋出於此

居士錦帶集說以錦為帶示文也鄭氏曰居士道藝
處士也

竊案鄭氏尚有一說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
民能敬長憐幼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
後得乘飾車騎馬衣文錦民之未命者不得衣不
得乘乘者有罰鄭氏釋之云居士錦帶然則此記
所謂居士即命民也以其有備成之文故錦帶古
之居士有守貞而不仕者如論語逸民是也有成

材而未仕者如鄉飲之賓介鄉射之君子是也荀
鄉曰古之處士德盛者也知命者也今之處士無
能而云能者也離蹤而跂訾者也處士即居士漢
書又謂之處子

凡帶有率無箴功集說凡帶各緯縵之處箴線細密
不見用箴之功若無箴功

竊案無箴功者謂實無箴線之功非若無箴功如
杜詩所謂裁縫滅盡箴線迹也故孔氏云無別裨
飾之箴功陳氏亦云無刺繡之功集說獨謂若無
箴功失之過巧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集說徵角宮羽以

玉聲所中言也徵為事角為民故在右右為動作之
方也宮為君羽為物君道宜靜物道宜積故在左左
乃無事之方也不言商者或以西方肅殺之音故遺
之歟方氏曰徵角為陽宮羽為陰陽主動陰主靜右
佩陰也而聲中徵角之動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之
靜何哉蓋佩所以為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此設佩之意也

竊案集說既取注疏又取方氏義非不具然草廬
吳氏之說更明云徵謂聲中林鍾律角則中姑洗
也宮謂聲中黃鍾律羽則中南呂也林鍾為徵陰
聲之首故居右徵三變生角角間二律與徵近故

以徵配角黃鍾為宮陽聲之始故居左宮三變生羽羽間二律與宮近故以羽配宮無商者周樂不用商調也方氏云孔子謂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商於四時為秋秋之氣肅非溫也於五行為金金之性剛非柔也故象德之佩享神之樂不用惟射樂偃旌於商者以習武故尚義也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集說此言諸侯之卿大夫為使臣而受天子之賜歸而獻諸其君君命之乘服乃得乘服故君未有命不敢即乘服也左傳杜洩將以路葬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

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

竊案此記上言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即繼之云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意與上一串凡為臣者受賜通用之禮集說從鄭氏獨分此句為諸侯之卿大夫受賜於天子之事上下判隔矣故陸氏謂非經賜雖有車馬衣服不敢輒乘服之若後世三品雖應服緋必君賜而後服此說為優

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集說君子曰賜小人曰與賤殊故不可同日

竊案方氏分說賜與與注疏不同引曲禮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為二字對舉之証集說本之然賜字實與字虛舊說較為平穩周氏陳氏亦云賜君子以德賜小人以力均賜之者恩也不同日者義也如詩勞使臣則歌出車勞還卒則歌杖杜凡以明貴賤辨等列也苟君子之與小人同日而賜之是何異倒置冠履混淆珉玉乎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集說皆再拜稽首送之者言大夫初遣宰時已拜送矣及至君門以授小臣則或宰或士皆再拜而送之也竊案此本注疏而稍改之意遂晦滯不如舊文為

明白也孔氏云皆再拜稽首送之者雖大夫使人初於家亦自拜送而宰將命及士自送至於君門付小臣之時宰及士皆再拜而送之也

禮不盛服不克故大裘不裼集說前章言不克其服與此克字義殊此言禮之盛者則以克美為敬

竊案方氏云禮不盛服不克禮所以行道也故國家未道則不克其服又案吳氏云此章前後有四克字雖記者雜取非必出於一人一時之言然其意亦不異蓋克者備也滿也備滿有盛之義焉不克其服如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自抑損而不備滿克盛其服也服服襲也克美也鄭氏謂克

猶覆也蓋襲衣掩覆裼衣使其美深藏於內而不
淺露有如數仞之牆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是
其美之在內備滿克盛者也若露裼衣而見其美
亦如及肩之牆窺見室家之好不得為盛矣臣之
於君不敢以克美自處惟自抑損乃為敬君故臣
以見美不克為敬也不敢克服不克亦同此義集
說謂克字義殊非矣

圈豚行不舉足集說舊說圈轉也豚之言循讀為上
聲謂徐趨之法當曳轉其足循地而行故云不舉足
也方氏謂此言迴旋而行羔性聚豚性散圈之則聚
而迴旋於其中矣故取況如此未知是否

竊案集說二解皆不明且近於鑿陸農師更有一
說以圈屬上句豚屬下句為草廬所取今存之其
說曰疾趨則欲發而手足無移圈句圈讀如杯圈
之圈言雖舉趾稍高尚循徐趨圈域之內豚俯其
首豚行蓋冕行也下文端行謂服玄端而行弁行
謂服爵弁皮弁而行吳氏曰案陸說似優於注疏
蓋此節之首總言與尸行之節次言徐趨疾趨之
異末言豚行端行弁行及執龜玉而行四者之異
也愚案集說於端行順雷如矢弁行剡剡起履下
亦引一說云端謂玄端素端弁謂爵弁皮弁行容
各欲稱其服也與仍舊說以端為直以弁為急者

不同則陸氏以豚行為冕行者良是蓋冕後高前俯豚俯其首似之故以取況

燕居告温温集說燕居之時與告語於人之際則皆欲其温和所謂居不容寬柔以教也

竊案鄭氏云告謂教使也孔氏云私燕所居色尚和善教人使人之際惟須温温不欲嚴慄據此則

燕居告者謂燕居教人使人之時非兩事也

視容瞿瞿梅梅集說瞿瞿驚遽之貌梅梅猶味味瞻視不審故瞿瞿梅梅然也

竊案瞿瞿驚顧之貌孝子在喪思見其親故若有形影而驚顧也檀弓云既殯瞿瞿如有未而弗得

是也梅梅則微昧之意集說以為所視不審非矣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七

日中書局

日中書局
總發行所
東京市丸の内區
本町二丁目

